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四目錄 外編

戶部三

積貯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四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 訂梓

戶部三

積貯

前言

韓文曰戶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

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册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况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繁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斂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乞勅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不侵欺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應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悮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可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

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留當開立前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聖教有補而于天下蒼生咸被其澤者矣

王鏊曰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折米外幷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銀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送內府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

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一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千餘名各項俸銀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廩俸歲漕之數歲用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倉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兩鳳陽南京不在數

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石浙江六十萬石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已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萬末年至七十二萬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共一百六十八萬石

韓公邦奇曰當今所最急者宗室祿米不足也邊軍糧料不足也以宗室言之國初宗室少卽今宗室多蓋有百倍於昔者而糧額如故謂之曰少誠無所處矣以邊軍言之國初軍馬多不過十之六七國初糧料於正額外猶有餘數卽今正額之外無所減若之何而不足也弘治以前倉廩露積未聞告乏今乃往往告饑若謂水旱災傷小民逋欠國初以來豈無水旱災傷逋欠者乎況邊稅又不在捐免之例是必有其故矣

陳公以勸疏曰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爲己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具文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訟獄繁與湖南寬鄉則無積於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略做隋唐遺意皆設立義倉遇豐歲則每糧一石令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爲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於每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爲擘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吾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中具農穀登耗斂散之數送戶部照對仍乞勅吏部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能爲國立事者爲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

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廪庾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爲虞富安天下之術也再照農穀之事至爲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民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謂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

□□曰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廒兌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内欠五十石或一百石以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攢甲斗級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剩餘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剩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敍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數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大司徒儉菴梁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八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參究况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俑也周乃貯之空廒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

識體耳夫每廒明交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其止於責治而已不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行概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衛旗甲成化元年參將袁祐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刮鐵收受戶部題奉欽依只加耗五升此祐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長久之慮彼當事者猶存寛厚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爲收受糧斛事奉欽依准加入升今載入議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是加耗米七升原爲尖斛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年予總漕運時每石只加二進倉便𣪍交納常有餘剩土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米斛面行概平收則運逃運弊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所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國計根本所係爲害者大耳此十數年來之弊老成籌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曰戶部職掌天下財賦惟兩京倉庫差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

監督收放錢糧其次兩京水次如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預備京儲
幷大同宣府遼東等處供給軍儲亦合委前項屬官監督收放其在外
司府州縣存留糧有係供給郡王郡主鎭國將軍幷儀賓祿米等項不
該本部屬官管理如山西布政司大同府原設大有倉厫四處其一在
北其二在南其三在西北其四在東南印同一顆官有四員本部因其
積弊多端請勅差郎中一員鑄與關防令其專一總理軍儲屯種糧草
其祿米等項遞年例該山西布政司於歲糧存留數內撥補備用內祿
米每年或一次或二次支給其大同府知府係提調正官不分軍儲祿
米等項一例俱該通屬郎中監臨關防出納禁革奸弊斯爲正體近年
以來巡撫官員多有擅將軍儲支作祿米幷本府官吏人等俸糧司府
官員將該管祿米俸糧等事置之度外若不相干以部屬官員管理司
府之事甚非朝廷設官初意況大同軍儲缺乏奸弊不清即大軍俱集
防禦虜寇那借主兵歲用糧儲供給客兵猶至告乏豈宜仍事因循以
蹈舊弊宜勅戶部行令山西布政司自成化二十年爲始存留稅糧內

撥除親王例該本府自收外其郡王郡主鎭國將軍幷儀賓祿米等項
原該於有司倉關支者逐一定擬如大同府專一於大有南倉收貯之
類有司提調正官一城不拘幾倉出納俱有加意提調以稱斯任司府
州縣官敢有怠職以致祿米等項關支過時聽巡撫官幷郎中嚴加究
治郎中等官敢有擅動軍儲本部卽時參究庶得責任有歸奸弊可革
□□□曰鼂錯云一日不再食則饑一歲不製衣則寒夫民饑不得食
寒不得衣則雖慈父不能以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臣始誦其言
以爲太過至於近日乃知其信然不誣何者自頃山西被圍纔旬日耳
然人情皇皇已皆狼狽相顧假而圍之月餘又或數月不解此其急當
何如也訊察其故蓋以民間積蓄本自不多而官庾所藏又若不富卽
此一處而天下其可知已謹按先年戶部奉行積粟條例其意頗善徒
以吏緣爲奸奉行弗至而上之人亦不聞其所甄拔飭厲故使良法美
意曠寢廢闕至於今臣愚以爲宜嚴行申厲重糾貪墨夫郡縣儲峙所
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今法自徒以下得贖者有力入粟其稍有力則

令入金名工食所以緣人情也顧吏因爲利不以歸官府之帑藏而以充私室之橐筒是教之偷也爲今計莫如改令請得贖免者准入粟而爲之差等如法應杖七十者而有力也則令入穀十石五斗矣其稍有力者則與減十之三四其他徒流並準此以爲之則而又明勅撫按之臣時巡稽籍因以觀察其人之廉與貪奉法與否其有仍前贖金者並以贓罪論罷其餘江南嶺表諸處或下濕不可久貯者令撫按官畫一具奏務期有備陛下採之輿議著在令甲令該科記籍勅毋輕改革如此則積倉相望師行糧食即雖兵連禍結當亦有資於轉運比諸倉卒賫發乘急翔貴收糴無幾緩不及事者其利害輕重豈不相懸絕哉

□□□曰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嘗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廚料蠟茶燈草蓆杖鹽斤局稅鹽攤各有成例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未興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

光祿寺幷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爲最商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齎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個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幷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

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匹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個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枯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靳學顏曰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巨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襄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

應往事蓋屢驗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漢以前有廒倉隋以後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身皆可以行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於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社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入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必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拯中戶又大歉焉乃逮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每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

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于轉徙不已而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以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飢則宜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皇上所謂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

馬森曰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加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搜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知夏稅秋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繼若預備倉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爲虛文一遇水旱即行請發內帑失量入爲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覆出納未清兼以時

勢陵夷屯牧不修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革者而詳計之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有備于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于內帑矣夫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飢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爲出而勢不可得者況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官民靡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績效則庶而富富則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量入爲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

一體以圖振勵有爲于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于搜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

王世貞曰嘉靖元年戶部言由祖宗朝設尙書侍郎總領天下財賦督察委之臺官放收屬之郎署當時不聞內官與事法至善也宣德間京通二倉暫設總督監督二員其後復增至二三十員創設中瑞館處之冗濫積弊實爲國家大蠹今詔書裁革二倉內使至二十七員矣乞遂罷中瑞館盡取其餘人代還內府供役及臨清徐淮監督之使宜一切罷勿遺疏入得旨前已釐革自今第勿更加

于愼行曰王安石青苗之法其意未嘗不善但其流弊必至于病民耳蘇軾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費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期韓琦謂條約雖禁抑勒則上戶必不願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率同保均賠之患司馬光謂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富者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旣盡富者益貧事之必至者數公之

論可謂盡青苗之弊矣然揆之于今亦有未悉者近日州縣倉糧雖不名爲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二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倍稱之息多寡相懸而民往往不便者何法雖加二費乃不貲出之量淺入之量滿入之粟粗出之粟精守支之費守納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家倍息殆有甚焉而諸公之論尚未及此蓋其流弊之極未得於目睹也

葉向高署南戶部疏曰稽之往事搜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割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議改折議留榷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折既不可常行而榷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宣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滾滾而至姑無論其遠者即近者六年之間所准工部咨取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蓋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欽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脫巾之變可立待矣陛下奉承宗社顧念高皇帝創業之區豈宜

以不經之費可已之役坐令空虛匱乏一至于此況所取之物名爲供
御而實則羣小合謀視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聞詔下蟻聚蠅
趨奸商之冒濫內使之侵漁吏胥之横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
奸弊一金之直動費百金而其他道途之傳送舟車之絡驛驛遞之騷
擾州縣之賠累又不知凡幾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已
朝廷被其虛名羣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苦無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
獲以此奸弊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祖宗設立六部各府職司戶部所
掌責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即如朝廷歲辦亦俱有常數各部所
掌自行祗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
遂成故事濫觴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能支靳之則勢不
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陛下亦不得
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乏馬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尙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此軍國大事尙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況
尙方器物之屬雕文刻鏤之類在南京各監局年年有奉時時有進祖

宗二百年來並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之命脈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即無論軍餉所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凡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點沙化鐵之術剜肉醫瘡望梅救渴尚無奈何而坐視痛癢不關之輩糞土用之尾閭洩之狼籍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自鑛稅事興百姓皮骨具盡重以催徵之令嚴密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完官府之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止以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之用則何爲取彼膏脂塡此漏穴斂之既極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感也年來災異頻仍孝陵之樊木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在南畿地方天意如此亂形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可知之患勢雖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問之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則他部亦無不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搏空令難行高帝之寢園東南半壁之天下誰爲捍衛此臣心之所甚恐也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于此等隱憂不關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請便爲允行至于此中戶工

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盡皆折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那借不充之苦無有為陛下言者故臣敢瀆陳之惟陛下留意焉

夏之臣曰積貯貴廣有謂社倉可倣而行矣不知一經承管百費煩興不為主守假吏代為騙局視出入為利藪薄支而厚取其值應散而方重于斂緩急無賴閭里騷然則不行社倉之故也

吳允中曰唐韓滉運米至陝僅三萬斛耳而德宗喜甚謂父子得生此昔人有顆珠不若粒米之說也近太倉匱乏司農仰屋無策併在京官軍人等月糧應放折色者概給本色總計一歲多支米一百二十七萬石矣聞諸京通二倉往年猶有十年之積近則僅可支三年已耳夫天災時有勢不能無改折一改折勢不能不虧正額卽時和年豐舳艫蔽江而下萬一涓涓衣帶封以泥丸此時縱堆金如阜亦不能賦粟如坻況金與粟而兩盡也則帨巾之禍恐去唐德宗不遠矣臣願皇上亟勅戶部實心清查百計節省務錢穀各歸正項今後倉粟不許那動升合仍嚴戒倉屬勿與倉役貓鼠責令買辦而償以倉粟則耗蠹去而積蓄

數年尚可以濟燃眉矣

楊巍曰據安仁坊等草場商人柯奉等呈開奉等辦過倉場草料未蒙戶部給領價銀安仁坊該銀五萬兩有零明智坊該銀二萬兩有零北新場該銀五萬兩有零天師菴該銀二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兩有零臺基廠該銀二萬五千兩有零犧牲所該銀五千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估者又不下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既竭產業已盡借貸無與呈乞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到臣臣惟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富家者京師之元氣今之商人其初則京師之富家也正宜加意優恤勿殫其財力使元氣充實根本堅固然後可資緩急之用此古人禦外理內之術而我成祖遺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其時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者一百餘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甘受箠楚是故鬻產之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聞於路雖千百金之產者莫不廢棄生理曰恐着商人也聖明在上輦轂之下可累其民如是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蓋爲邊

情重大年例客兵奏討無已方今南北二虜尚未底寧出財力以中中
國之威者賴有此民耳窮鄉僻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為重者京師之
民居多也使外有黠強之寇內有愁嘆之民是豈國家之利哉乞勅該
部查將前項銀兩多方處給不然積累日多逃竄日衆萬一有警辦納
不前豈惟下陷小民抑且上悞國計矣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
錢糧各省大戶解銀到京自行招商上納此舊規也後因攬頭多侵欺
之弊大戶有賠補之苦守候之費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解到
銀兩較之時估又有羨餘以資別項支用二也嘉靖五年隨該山東參
政常道題將前項銀兩暫寄太倉召商上納又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
欽此是其法非不善也但邇來多事用度浩繁前項銀兩一入太倉盡
為緊急那移而商人之價始有三四年不得領者矣為今之計舊規恐
不可復也臣愚以為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
主事一員將解到倉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有
通關查照給事中譚大初題准事例隨即給散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

算如有羨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倒懸之苦既有專職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若將前項銀兩仍入太倉而徒日截出通關挨次給價又落熟局而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

徐栻曰國家都燕雄鎮西北密邇邊陲藉兵爲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京師以充糧餉固根本而爲強兵之資復於臨廣積倉德州倉每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廩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單可考此我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奉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一時偶見窒礙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前米不及往昔四分之一是以該運地方有災乞免無從支補近止免存留而不及起運固有以也夫存留乃宗室祿糧官吏師生俸廩軍士月糧等項所需原不可缺若停免此

項而不爲措處將何支給如江省自隆慶五年災傷共該減免存留糧銀納三萬一千三百餘兩臣奉宣德意務令小民均被蠲恤而各屬申請乞補者紛紛且至督行布政司查將紙牘及軍餉驛脚等項餘銀如數補給稍克有濟然似罄郡邑之庫藏矣不然有司故知存留錢糧難免仍舊追徵莫敢控訴所謂黃紙蠲白紙催所由來久矣小民何由沾實惠哉此東南子遺之民每遇荒年既困而又重困之也至於漕渠今固安流速濟矣但黃河水性湍悍徙決靡常似終未可必恃矧聞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何以備之必須求復祖宗舊制先將臨德二倉修葺添增俾可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必各地之無虞河渠之不阻哉又須設處糴補而後可蓋各省庫藏自隆慶元年查盤起解之後搜括殆盡中間縱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地方不時之用竊謂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欠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各衙門量支無礙官銀

湊買或逢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糴俱攤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十年爲始遵照舊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如二倉囷積不足即徐州天津等倉一水聯絡相通分貯尤便若慮米有腐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換出陳易新必於原額約二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依原奏報覆實分數將起運糧米特賜減免以示寬恤即於各倉內先行支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銀糴買補還或漕渠阻梗亦可預爲支運候運到之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如此倉有餘糧帑有餘銀一可以沾霑恤之洪恩一可以備河渠之不測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之騎不過旬日卒遇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而每歲四百萬石之運常保不失正額乘之數年則京通二倉當餘六年之積矣斯我祖宗經制富強之遠略不盡復乎宋臣呂祖謙所謂先王有預備之政蘇軾所謂爲國有萬世之計者端亦在是

天啓三年御史楊建烈疏議清國儲疏曰竊惟京通各倉百萬軍儲所繫聞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告竭日甚一日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弊端稔知今日司庾諸臣賢者不時留意節省在在有之然追論往弊不意有經年出納甘爲碩鼠之搏志切貪饕莫厭飲河之腹因訛襲舛視爲故事法紀陵夷羣情玩愒有謂收漕米一廒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賂而從容過囤將多補寡者有以漕糧掛欠爲市而賄金既入輒那餘米補其欠額者有將耗米作楂頭聽斿甲與歇脚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放糧之日巧借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脚牌照出乘機盜米數千石者有躬操市販賣紅籌與鋪行每會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人知爲官米而恬不知怪者無異掩耳盜鈴甚至籌下籤之役而亦有常規者有垂涎古董玩器遇廟市之日令歇家挾貲相隨耽視貨物兌換而歸而以倉米取償者有征逐子母間月借米與歇脚抗車各役及派糧完日領到輕齎脚價而任意扣除取具收數倍得元寶之美者有規避陳米浥

斛糶販價輕陰遣歇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來亂廒口常規者有巧借當役名色而剝取歇家常規百不補一者有糶米不敷又糶豆亦用紅籌爲記者有倉口空廒不預爲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今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者有剝削窮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地又縱令抗夫控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略俱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輓不能神輸則所節約以裕國留有餘以實太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貪泉不飲之人耳臣復查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准然後陞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祖宗亟重此官所以爲京庾計軍儲計國脈計非諸臣擇便乘便計也頃成法變而爲一年人人視國廩爲福地羨時日之遷留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據此中希捷得既垂涎如囊橐復喬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爲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易則奸胥巧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沒數倍矣迎新送舊之騷擾日益而倉米

又耗磨數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必不可損而倉米又剝蝕數倍矣漕輓之粟三十鍾而致一乃今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上任之緞絹帷褥心紅紙札一切咸責備焉令一年僕僕而供之其能堪命乎合無仍遵照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爲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換外餘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清查弊端而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餘阜裕節省非淺已也乞皇上勅部速覆降行并允臣款諸弊懸之木榜永爲懲戒勿徒狥情而輕國體坐令官庾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

往行

王佐字□□山東海豐人永樂中爲吏科給事中宣德初陞戶部右侍郎往陝西經理糧儲疏言軍衛倉作弊百端請改隸有司使官軍俱得俸糧天下稱之

張鳳字子儀安定人宣德辛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正統戊午由主事遷侍郎前未有也辛酉春改南京戶部右侍郎公

上䟽曰南京根本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爲
令往年南菊粟專委之憲臣至是勅公兼督蓋以出納嚴愼故也

張睿字志通鄢陵人宣德庚戌進士初授吏科給事中歷官戸部尚書
常以戸部右侍郎提督內外草場正統己巳達賊犯京師奉勅般運通
州城外糧草入城如未盡而賊至聽悉焚之旣而聲息愈急衆即欲舉
火睿厲聲叱之曰第悉力搬入賊至焚之未晚以是糧草獲全

馬襄敏公愉字□□□□□宣德丁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正統
間公在內閣楊公士奇展墓還言及所歷郡縣預備倉皆廢弛甚至垣
址弗存者民何所濟或曰玆廢日久比比皆然其何能理公徐曰政之
興廢在人此養民之要豈可少緩耶楊公即議以聞遣廷臣循歷郡邑
修弊舉廢民爭出粟實廩所在充足蒙其濟者不可勝計

朱英字時傑郴州桂陽人正統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成化二十年總
督兩廣先是韓雍經略斷藤峽等地方府藏耗竭英繼之撙節數年府
藏頗充有言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

以希寵則他日餉餽奚從取給乎言者愧止

周公忱巡撫蘇松日各處走遞馬匹及鋪陳等件馬疋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乃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廒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息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公奉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塲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灶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八年大水爲諸郡患公預奏量留官糧一二十萬石賑濟其年各處低折岸塍俱被衝坍時水利等官先已裁革公奏取曾經任過辦事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管修田圩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載事完俱復舊公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常稽欠且有贏餘遇郡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數盡出於所積

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祠各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年七十三謚文襄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顧東江雜記曰鄉父老閒暇時往往相聚說前朝事有陸翁者嘗言文襄公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便奏聞免糧奏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卽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問當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一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支關松江省下運耗十五萬石其一遵朝命勸借得米六萬石催糧里甲運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此米之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歲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後便有文書來放米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餘贏數今還與百姓食用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卽放米每戶率二石不曾有一石時文書雖云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

先祖因言吾家嘗一次於黃渡倉支黃荳六石後升合不曾追也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半後開局曰百姓冬間納了米留此須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緝紡棉紗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朝廷事亦不可悞也各處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有司申上公皆已先知人以爲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與風雨報二僧者皆薄有貲給又各與數健力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爲盡力其思慮周詳而計算精審雖處一家者又恐其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官司猶未有座船往來皆乘驛站行時糧長常以一小舟隨其後遇村莊僻處或乘以微行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于林下乘涼公至庭與坐並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巡撫叩頭請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槐雲之事孫婿劉文端亦嘗言之於是知陸翁之言爲信陸翁名璿錢太史與謙之外祖惇重不妄人也予家與陸翁比舍予幼時聞此亦不知其實何如後閱公年譜及胡祭酒儼濟農倉記始知其詳故時公侯祿米皆請於南京各府運米南京每石加六斗公請令

其人赴各府就支石與船賈米一斗計所餘石該五斗總得米十五萬石又遵朝廷勸分之令於秋糧帶徵得米六萬石歲積米二十一萬石賑濟災傷及糧運虧損悉于此出乃知所謂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者誠不知也今文武祿米折徵銀解京已非舊法以石六斗之米而易銀七錢所餘似亦不少況勸借六萬之數每歲帶徵未嘗少減于昔則名雖沒而實猶存也又況得業蕩米歲有增加由六十文鈔而爲米三升由三升而爲五升二合有六勺至六升召佃官租二斗者爲二斗九升三斗者爲三斗九升矣則歲入所增又不知當幾何也而問之典守率皆茫然不知有知而不言者有能稽見此數歲積于倉則近時君子所以勞心焦思朝慮夕畫使人承奉不暇而實無分寸益于民者可一洗而空之嗚呼吾安得親見斯人哉又曰濟農倉積米之多近日士大夫皆不信予以所記二事明之成化戊戌歲諸廒皆滿餘米無可著處以七萬寄積於水次西倉先君可聞公以老人選差監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閘蓋所積既多挨陳放支次第不及故也

此事予所目見嘉靖甲申操江伍松月都憲巡歷至松感舊賦詩有采
粟陳陳歲四億之句予見而問之曰詩舉成數其實三十七萬幾千石
蓋公嘗以常州府推官承檄盤倉見此聞今空乏故作此詩也予所見
今四十有七年日月頗遠伍公盤糧在弘治壬戌方二十三年耳此言
如質之伍公亦不信也
劉章字廷信延平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憲廟時
嘗巡撫四川令民輸粟補吏稽司屬贖刑入粟之多寡以驗廉墨積以
石計者百萬有餘人嘆其迂比再歲連飢深賴爲濟不足猶取粟於荆
遡游而上始服老成計事之早民之全活不可勝紀
弘治中周公經爲戶部尚書孝皇欲起別宮患缺用左右曰何不取之
戶部上曰周經得無不可乎左右曰皇上取之經豈不與命下經曰此
軍儲也不可動奏上上曰已之左右曰命既下豈可中止復下之戶部
左侍郎韓公又復上奏上亦欲已之左右曰不准尚書奏豈可准侍郎
復下之部右侍郎許公進上奏上顧謂左右曰朕謂不可果然若不已

之明日科道又言矣遂罷

楊志學字遜夫號五華長沙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謚康惠公爲郎中日奉勅督糧宣府平糴惠商不爲刻削遠嫌之政愛養士卒饋餉以時粟賤則給之銀貴則仍給之粟士卒皆樂爲之用塞下諸呰能悉其要害倉卒調兵未嘗乏食又爲搶上法以通鹽利其法中鹽者以芻糧先入倉庫爲准諸豪猾恃有權力者書一無所售在宣三年積羨餘十餘萬緡或勸公上以爲功公曰節用豐財計臣之職上之後有乏絕之人將難請竟止

林宗伯字廷機爲南京禮部侍郎先是振武營軍變戕殺少司空于蘗街人心洶洶銓部舉戶篆屬公公一鎮以靜不爲隄防衆亦寧帖諸郡國轉粟留儲屬邑一不至則不遣苦稽滯公勅所司令諸邑毋相及也事竣卽遣四方便之京倉近水者易輸運爭言請託露積充溢于外而遠者或銖粒不穴守空庾公置鑄手自採之得徧及諸主吏感泣曰微是吾屬立死矣

明興以官民則田土以夏秋本折定賦額以民軍匠籍人戶以鹽鈔佐
軍興在京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餘積歸之老庫大司徒掌
其出入而馬價則冏寺蓄也內供則光祿職也爲內承運庫爲供用庫
爲甲字庫爲丁字庫爲丙字庫爲廣用庫爲天財庫爲內官監爲尚膳
監爲酒醋麪局爲司苑局爲寶鈔司爲惜薪司俱屬人主內府實與司
徒歸通祖宗倣古定制盖猶有周官之遺意焉及讀萬曆會計錄九年
以前凡天下歲入本折各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錢鈔不與
焉除入內府者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查憂國奉公之臣惟漕糧
銀庫出入之爲凜凜矣
太倉漕糧者歲起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凡百官員役
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依此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
腹果然每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
津薊密昌平倉者共約六十餘萬石萬曆九年間太倉積漕米至千有
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蓄矣年來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

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遞年除改折事例併天津薊密昌平倉貯外計京通二倉二十七年入米僅百八十九萬餘石出米三百八十六萬餘石二十八年入米二百七十伍萬餘石出米三百六十一萬餘石二十九年入米三百一十萬餘石出米三百二十一萬餘石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愈少則漕積漸復三十年京倉現存米四百四十餘萬石曾不足以支兩載邇因黃垻王家口諸河役費水衡金錢不貲該督臣題留漕米以濟燃眉之急大司農力諍其不可既而上諭河臣曾如春疏那借淮揚馬價南京兵操船料銀二十萬乃南大司馬臧惟一深以留都空乏爲憂其謂兵工各有職掌與衣典冠難以侵越上不報蓋念京師爲天下根本漕米爲京師大命九門內外恃東南米擧火者無慮數千百萬家漕米缺則京師必動京師動則邊鎮動邊鎮動則夷虜生心故雖河工無得截用非眞大災傷無得輕易留濟誠重之也

太倉銀庫專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

給官府以饋邊餉又以充百用者也萬曆三十年大司徒趙世卿歲計錄原額該銀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一兩內除新舊擬輕解邊銀百有七萬餘兩實該入太倉銀三百四十四萬有奇耳近因中外多故災侵頻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有中使侵奪者於是復損額數十萬且遞年徵解不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大司徒極意搜額外則有若開納事例則有若漕糧改折曰稅契撙節曰新增屯地曰節省公用曰吏承納班曰缺官裁馬曰隨漕折席曰抽扣工食曰新增鹽課曰曠餉積餘曰帶徵逋欠曰扣除月糧其搜括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猶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草料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猪價修倉軍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稻草諸倉場之草料兵部之筏夫酒醋麵局之荳麥光祿寺之錢鈔廚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夷折絹工部器皿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之豆草

京衛所官之布絹軍件營衛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糧諸額內之出約歲費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若大軍需若珠寶買辦之屬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餘萬則皆太倉額外出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俟計三十年之遠卽以邇者三年計之二十七年所入四百五十二萬有奇所出七百七十一萬有奇二十八年所入三百七十萬有奇所出五百六十一萬有奇二十九年所入二百三十二萬有奇所出六百八萬有奇始猶出浮於入今則出倍於入昔之逋欠者十之一二今之逋欠者十之四五是何以故民者財之源也源大則饒源鮮則竭今天下財源誠竭矣自田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歲督金花巧增稅契也而農民亦竭自攫金告緡也而豪室竭自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自傳遞驛騷也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剝蝕之於彼安能復灌輸之於此乃若財流所歸有不容不節者有不容節者有上欲爲節而下不與爲節者有下欲爲節而上不與爲節者先是寧夏之役甫數閱月費餉銀百有八十七萬倭之役首尾七年費餉銀五百八十三萬援

兵等項約費銀二百餘萬播之役費餉銀二百萬有奇乾淸坤寧諸宮殿費銀二百數十萬南北臺廠萬福閣永壽殿府第南城庫金海龍潭[illegible]門三殿大役未興物力已告詘甚矣東宮婚禮珠寶之屬估銀千有餘萬己亥庚子辛丑出太倉銀二百九十萬有奇福省直婚禮費二十萬夫此數十萬之費皆額外非常之供除兵工該發與省直協濟外皆取給於太倉是以銀庫給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冏寺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冏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祖宗累代遺蓄扃鑰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也然當日猶有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今則無復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之處九邊貔貅待哺嗷嗷居恆無事時欠餉百有餘萬主計之臣竭蹶而不能支求之內帑內帑弗應求之省直省直盡空無米之炊於巧婦其亦難以冀矣然而大可憂者不在國課而在天命人心也

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蠟顏料之屬皆為上供需其最大者金花銀乃國初所謂折糧銀也正統以前俱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關給以為常祿邊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也正統元年始議以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為額自是以後惟放折武俸之外悉為御用矣隆慶間大司空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朝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屬一體請宜親發訓詞俾諸臣得隨事執奏為撙節地當時轉環聽之故歷至于今凡諸錢糧解進猶以科道臣兼督用意良亦遠矣乃以此為防猶有監督守催唾罵大司空而不忌者且一礦金至則曰着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着內庫進收非直歸內庫也實歸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寢貓睛寶碌充牣皇居若餘羨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若繳璧陳設種種殊稱何可勝計即以三十年金花計之當不下數千萬積矣況從天產者從地生者從天地之所不能產生者皆匯而鬱于其中即巧曆不能測者矣九重邃密算無遺策積諸無用或漕米不至六軍悅巾呼道左出之可以動嵩

呼或邊鎮有警登首山而乞庚癸出之可以效挾纊是曩者蠲孛酋曆傒丗酋毳搭台之長物也有其鑒者有其備即獨委今日之艱於計部而一旦煥發德音損上益下大內貯積意在斯乎

開墾

前言

桂彥良曰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至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狠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詢耕種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

陸文裕公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周謂之王制法莫善于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葢古之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亢可以蓋藏又即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亦已再倍者矣京師北奠經費咸仰給于東南東南卑濕再歲無糧漕輓以來每石必倍雖使力耕常稔浥爛之餘與般運之費亦已再倍者矣求一年之餘

于三年之內此古所難愚謂凡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
區徒事于東南其末形之變可勝道哉

秦鰲曰畿輔之地南抵涿州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
然水深土厚地方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倣摹江南作田
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蓄水或築圩以環田仍乞倣行古者孝
弟力田之科有率衆墾田萬畝者授某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
勸課有法不吝超陞如此則三四年後必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則天
下無不足之憂而歲漕之數可省矣富國之道莫先於此

薛應旂曰嘗因黃某之言而有感于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
田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汶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
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
里旣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需
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焉得而不竭哉

夏言曰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且有定

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比我宣宗
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墾荒田不
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于
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尋又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
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
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
沒不必霖雨之久方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
起科之例又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
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
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
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概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
田踰鄉跨邑小民恆產歲朘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八站
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稅糧猶存徭役苦于併
充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

者起而爲盜柔善者轉死溝渠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戕民命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按此疏則知祖宗任民開墾不科眞優恤小民至意而皇莊決不可開設有憂民之責者其亦誦桂州之言也乎

何瑭曰昔孔子適衞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日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闢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田其意皆在此但召集開荒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旣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立勸農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爲設官勸農非假以事

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無以使之盡其心宜勑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勑書令其查撥本處丁田多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償勞三年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闢三年之間地闢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闢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曰今之地即古之地今之民亦古之民也昔者軍國之需取之西北而有餘今者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臣愚以為地有遺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應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齊兗之地非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荒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藝亦多鹵莽而不精玩怠而不時至於京畿之間亦復如是雖邊郡

應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貪併于巨室磽确之地荒失于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于鹵莽困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遺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入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亡有人于此千金之產棄置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贏漁閭閻以取息日出其篚篋以禦外侮不待知者亦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鐵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使循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民貧則給以食力之直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庸食之費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藝藝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于京畿之地猶在當急白茅黄

葦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直沽一帶瀕海之地悉可耕也脫脫嘗于近畿之地募人耕藝一歲之收可得芻糧百餘萬石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地悉可耕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計區爲屯度之以里繚之以垣環屯星列周廬棋布使天下曉然知皇都之尊根本之固若夫措置之方規畫之密則必實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變通之乃爲可耳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强者亦憊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伏望陛下博參羣議獨斷宸衷請舉一隅之地小小試之或遠而邊關之地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疆畫區分而又益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

楊元祥曰竊見議者悼阡陌之未週虞輓輸之難繼思欲舉西北諸荒蕪之田悉斬蓬蒿藜藋而墾之濬畝距川俾爲沃壤意者老成石畫自有經久之見乎不然疲稅課以事荒蕪驅樂安久逸之民於鋤耰棘荊

之役則無乃殫費而蒙多事之誚也愚應之曰唯唯否否國家自神京延袤以西列障千里雄峙諸關其間執戈荷戰之夫登障乘塞之士罔不仰給于餉餉罔不取必于漕艘艫相望金錢歲以萬計且衝突漂流所司日凜凜是懼藉令制呈分田此疆彼界授以畚鍤給以牛種積之數年塞下之粟必饒不但篙工楫師得以少甦于飛輓而太倉之粟將陳陳相因矣此非大便利乎款市以前戎馬奔突兵火被於原野烽燧達於都衢今幸息肩弢甲款關請和乘此而決渠引澮溝塍相仍長塹巨濠緜亘繚遶即有悍虜輕騎無所肆其猖獗也茲又不大便利乎倘使舉蘇松數郡與各邊絜長而度大孰廣孰狹運檣接槳日出沒洪濤巨浪之中視之親耘耕之務孰逸孰勞負薪沉璧日矻矻宣房瓠子之間其與槃穀行沒孰難孰易況于東南之地千疇萬畝土席十葉之基農服先世之業國計民儲往往取給豈獨其地殷富哉本原業多而力作勤也今不權經久而役束手待哺于東南之餉則旱潦災沴天不可常壅淤陂阻地不可恃蔣枵腹而待困乎待其困而倉皇失措手足無

聊雖復議墾田議水利必無及矣若謂邊土慘裂播種爲難原隰逶迤次水爲難羯夷成風習撰技慓悍之俗強之農事爲難則白公導渠馬援引洮虞詡復三郡虞集開瀕海其地力土脈何爲宜于古卽畸嶢奇零難以計畝然遺址故道豈無一二存者塞上之民強者號梗命而孱弱者至無以計旦夕倘授以常業俾有寧宇又誰不願之

鄒德溥曰西北固稱沃壤乃今一望葭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蓄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葭葦之塲盡爲庚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區譬之富室所謂負國常稔田也去莊之遙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舒東南其利三虜故利于騎不利于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者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困而戶口虛自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漳

於鄰封鄭國溉鹵于秦渠白公借灌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濵古之興水者皆西北也奈何獨于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曠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邊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彼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矣客曰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而民不應募之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于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谿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鑒也予曰唯唯否否吾以爲可不專官而集事者晁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稟奏而籍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官墾千畝者爵何官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略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

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成者墾田若干免當徙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爲下令曰邊將能以卒墾田千畝者賞何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鬬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然後以其半予人而募民以就之其與捐內帑功相萬也

萬曆二十六年大學士沈一貫奏山東一省六府地廣人稀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土逐一查核頃畝的數多方招致能耕之民如江西福建浙江山西及徽寧等處不問遠近凡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爲之正疆定界置署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利其新籍之民則爲編戶排年爲里爲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禁絕苛暴罷免追呼止奢僭以養淳樸之性興禮讓以厚親睦之俗以錢穀爲市使奸民無所覬覦貪吏無所漁獵又或聽其寄學應舉量解額以作興之聽其應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毋籍爲兵以駭其

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侵損于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旣有餘力又爲之淘濬溝渠內接漕流以輕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其間則商賈紛來魚鹽四出而其利益廣不數年可稱天府上曰今財匱餉艱公私俱困地方官員只圖那借別省搜索窘民全不講求地利生財之法覽卿奏具見謀國忠猷務本正論行山東撫按督率有司着實修舉毋得仍前虛應故事還著巡按御史稽察勤惰以爲賞罰都添出入永遠遵行

申時行答顧巡撫書曰水田之利爲北方利萬世爲國家亦利萬世僕聞玆議于數年之前而未敢遽信也又見徐尚寶面質之而確然以爲必可行也已又得吾丈任劉與張弘軒同心合謀而慨然以爲必可試之且有緒乃敢請上擢尚寶而授之璽書又慮其難也先令巡閱京東度閒田可開者幾廢渠堙泉可疏者幾開有成效者幾已得尚寶回奏力陳便宜而後重其事權使兼憲職行事蓋僕非輕信者也非好與事者也以爲國家苟利而無害卽利七八而害二三固且爲之計在百世

耳不謂北人偷惰而忮懻羣偷惰之人而與之言勞苦力作之事則掩耳而去之羣忮懻之人而與之論新造創舉之功則攘臂而排之其閭閻小人無論矣而縉紳大夫率相與詆訾以爲不便其甚莫如王司馬而司農遂入其言尙寶亦畏其口尙寶不能持而以散兵之說自解司農不能察而附和之而以散餉之意爲非僕嘗面折之以爲田業以墾成兵業以募勢必不能使之枵腹而操鋤耰又必不能奪其成業而授之後至者且餉以借名異日可責償非盡棄之也夫避事易任事難雖今輒從中持議沮撓任事者反不如優游苟安可免唇舌吻耳司農語塞而罷始肯借支及往還答報而葉伯明之事作矣守藏挈瓶之徒不知大計而激成意外之虞以資異議之口豈亦不可怪可恨哉

又答塞巡撫曰豐玉墾田于邊計民生甚有利益不謂事方有緒而浮議隨之至上徼聖聰毅然停罷此足以知持議之難而任事之難也然明旨所報罷者蓋謂畿南水利及未墾州縣耳未嘗舉已墾之田而盡廢之頃曾奉面諭亦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必做若豐玉之田正已開之

荒田不可罷也惟是始事之時急于就功勇于集事不募樸鄙力田之農而募游手投充之兵不給農直而給兵餉餉厚則易聚兵聚則難散及借餉不得而呼噪遂起弟曾告制府宜重繩以法可驅者驅之而姑息了事此今之所以愈難也然輜營已復則兵農有所隸願田者予田則月餉有所資不欲領田者散遣臺兵有缺許以充補則銷減有漸合輜重之餉與租穀之入積以歲月則借支可償來諭所云固已處置得宜矣事關大計要在安邊境順人情何嫌同異惟出納有司每每阻撓執拗殊爲可怪耳

又曰往者營田之事專官督責竟無成功其所以難墾之原與其罔功之故必有所出而未之能諱也鄙意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終不可救之民或者講求未熟措置無方耳竊以爲彼中之患全在流移多則服田之人少而上之所督責者不過令見在之人舍已成之業而墾積荒之地其勢又將驅見在而流移矣至于召募之人既非土著自無固志責以安業勢必不能不先招流移而欲遽議開墾是畫餅也今彼

中最苦班軍又苦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徵而扣糧七八衛所無餘丁而有重役月糧無見支而有包賠數年之後何以底止竊計以爲不處班軍不減軍價而欲免于流移是推舟而行陸也

往行

曾少司寇翬嘗爲山東右布政曹州奸民有指民新墾田爲無糧者以獻戚畹部使者檄公丈量公曰田令許民墾荒永爲世業今欲丈量起科得無不可乎部使者深然之遂止

徐公貞明字□□□人居諫垣時見京東諸州縣多卑窪沮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公即疏請開京東水田會李克菴視傳御史廷杖觸江陵怒謫外江陵敗起李尚書嘗爲潞水客談一書中文定公當國即疏請旨下近京郡縣酌量修舉以公尚寶兼憲職董其事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水頗有緒乃之蘇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畫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

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倣江南起稅是嫁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水田之不便上意亦動會朝畢召中文定公及閣臣于皇極門面諭以水田當罷文定公對曰高田宜黍麥下田宜粳稻今民間游惰下田皆棄不耕荒蕪寖多故議開墾非欲盡廢已熟之田也上曰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做閣臣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上意竟不可回遂切責尚寶以為擾民而初議盡革矣彼中開墾已成垂成之功廢于一旦良可惜也京東稻田頗廣白粲輒輸京師供上用其直減于往時蓋農兵留彼中自行開墾不關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甚矣夫任事之難也倘水田一成非直可減東南之漕儲亦可富西北之民隸萬一徐淮有警咽喉雖梗而心腹自充關繫大矣當國者竟乏主持不能成功眞可惜矣

葉天球守東昌土人屬鄉還民屬屯屯初任意墾田盡畝報糧後地狹糧重棄地轉徙或貧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有田無糧

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千餘頃令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册
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鹵惡地聽民自理于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
熟累年逋稅不督皆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五目錄 外編

戶部四

鹽法前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四

鹽法前

前言

丘文莊曰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給支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與常股遂勘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竊惟今日之鹽得利最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兩浙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爲多而皆民物番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見利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

不趨赴哉禁遏之不止則爲之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
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愚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
之弊而足今日之用者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聽民自煑而不征
其入豫令灶戶將欲煎鍊先于該管官司告之官給以券其所煑之盆
定爲尺寸每盆煑鹽以一引爲則其盆皆官爲之鑄非官給者不許用
也所得鹽錢貯于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
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旣行不必進徵于灶戶也不必中納于商賈
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煑也非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銷
他日未然之害矣以此先行于兩淮俟其果有徵驗以漸推行于兩浙
山東河間焉若夫河東之地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晒鹽或仍其舊或
別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彭韶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
陳民事爲先故有畫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
圖者要之但于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

灶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監場始識其概海鹽煎熬全資灶戶雖有等分產業蕩然粮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煑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册上進庶幾目擊貧灶之跡臣不勝萬幸之至

又曰各場灶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糧不多豈得有餘賑濟竈戶近行各場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並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

徒罪以上灶戶並一應干礙鹽法司事內囚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上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變賣價銀送場責令官攢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廒收貯俱申巡鹽御史查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灶秋成照數還官各場俱有現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奈有無知官攢但願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銷牌解冊等項俱派頭目出辦答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四五兩者灶戶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更為重害合令巡鹽御史不時調查究問灶戶優免俱有見例奈何奸民暗將田糧詭寄以圖濫免又有豪強灶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當灶丁數名其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灶戶該派辦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俱各通戶優免其餘全課鹽丁每丁貼與私丁二丁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強灶戶影僭差徭就將丁田之多餘者照數收補逃故灶丁若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

韓公文曰解之鹽池在中條山之北麓廣袤幾百三十里東距安邑北接潞村山之下舊有風谷每歲五六月薰風拂拂應候而至俗謂之鹽風加以炎暑鬱蒸驕陽燥烈鹽卽凝結遂成顆粒謂之鹽池皚皚漫漫浩無涯際實天地之精英山川之靈秀也三代之下沿革不一課入雖有定額而無專官至唐則隸於節度使宋則領於制置使迨我皇明則改爲都轉運鹽使司以總其事成化癸巳運使孟君淮以戶部郎中陞前職恆竊較量河東鹽池之利天造地設不煩人力非靑齊滄瀛淮浙瀕海牢盆煎煑及蜀中穿井之難也然淮浙長蘆例遣內臺憲臣巡察利弊而河東獨不與誠爲缺典爾命御史廬陵王公臣奉璽書以涖其事集民夫鹽丁修堤堰築牆禁法令數條迄今猶在惟環池牆垣歷年滋久風雨震淩日就傾圮高者僅及背卑者不盈尺剽竊之徒日熾月盛甚至白晝相率持刃而入莫之能禦官不得已令各場車店人役並附近居民晝夜巡守然勢力寡弱弗能支正德丁丑春欽命侍御豫章熊公天秀以監臨之駐節之初訟盜者日擁於庭遂下令命本司副使

任以相相地之宜環而步之得百三十里爲丈計者蓋二萬三千焉擇日委官指授方略先集鹽丁之在池萬五千人從中禁迤東分布丈尺各令與工牆之制高一丈五尺厚如之頂殺高之三四傍增女牆數尺易於瞭望環牆闢爲馬路以便經行仍疏浚池隍務令深闊以防意外之虞續檄取蒲解等州臨汾等縣民夫約一萬二千有奇每夫日給食米三升各擇佐貳官之能者以部領之推委千戶王紳義官趙瑄往來巡視而督併綜理者則副使任以相又謂池南一面不可獨虛復命知事李繼明董率工役鼎建圈門四坐基高三丈深四尺闊倍之設內外二重以時啓閉上竪高樓內起官廳外立官店各一所乃自扁其樓東曰育寶西曰成寶南曰阜寶北曰佑寶周匝原設冷鋪共二十有六相去隔遠難於防守復增置至六十次第聯絡遠近適均鈴柝之聲相聞達旦向之爲賊者率皆潛踪斂跡無敢復肆古稱解池若通舟楫可食天下非虛語也

梁材曰淮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令而爲之中制淮鹽每引減

去銀一錢浙鹽每引減去銀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邊尤甚
今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淮浙二鹽不
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
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餘課可無盈邊鹽價可減而
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
缺乏糧草商人艱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祖宗開中召商圖省
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政修舉必須數年之後又有如都給
事蔡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墩堡不修武備廢
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價不時剝
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耒鋤亦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
明冊籍不清又有為官豪勢要乘機而侵欺占沒者矣夫鹽利屯田均
為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也今後正鹽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
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
願有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

各邊糴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鹽淮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再減五分每引該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如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以上正餘鹽斤數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嚴禁各商恪遵前數不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引律問罪就將夾帶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鹽畢日將引告繳所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鹽御史年終通查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退引若干未繳至三五千引以上掌印正官參奏提問不必待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中無郎中去處行令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草若干方與准行隨將本商籍貫年貌並納完糧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並照簿塡寫事完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嚴加查究干礙內外人員一并參提從重治罪其守引一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鹽數目即類行各該衙門

先將在庫私鹽紙贖等項照依每引三釐扣算預先動支差官解赴南
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
各貯庫以備來年解造之費其緩罰一節除前該帶餘鹽外但有數外
夾帶鹽斤仍照前議問罪追價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勘合已
完商人到遲違限或因喪疾等項事故聽巡鹽御史審勘是實准與開
豁若有規避照舊罰穀上倉以備賑濟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
千引有零內除水脚竈丁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觔折納價銀解部
現在竈丁實辦並召商買補逃亡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
十引有零每引俱以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十五兩每包
帶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淮北大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四十一萬
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四萬引有零每引俱以三錢
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每包帶餘鹽二百斤嘉興杭州紹
興溫州大約俱以三錢計之共該一十三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鹽一
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

千九百七十三兩八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南北掣鹽所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四萬二千九十兩三錢山東鹽運司額鹽八萬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斤每引該銀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該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上正鹽共銀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餘鹽一百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正鹽既以開邊餘鹽隨鹽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亦可行但查餘鹽鹽價銀惟山東壹一兩淮長蘆分别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温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槪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竈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鹽隨鹽收買之法必致齟齬不合似此餘鹽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爲旺煎其餘月分爲衰閑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緜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淋晒無

地運司難以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耽延商竈兩困今後商人到除
正引該帶餘鹽照數秤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院陳告
查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竈丁
納剩餘鹽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鹽御史臨時設法區處或
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
月日限以程期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用違者問罪監追完
日發落
章懋曰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而未常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
鹽名官而未常不同利於民齊因相管仲而鹽筴始正漢用桑孔而鹽
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
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
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
辦前課數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
賠之患此鹽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

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即生死骨肉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
爲催總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黄册事例凡
軍民戶之甲里有缺就將圖内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
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絶若免雜
泛均徭則役差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
製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給鈔
以償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固皆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
鹽鈔又改爲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
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
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
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有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爲幸矣三曰
中禁鹽商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苦乃命商人輸粟
邊倉而給引鹽以償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
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託占窩轉

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爲害非輕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禁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律中已有夾帶餘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乞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鹽場數秤掣就行責取商人同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着實究治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覺舉皆問

賊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致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夾私影射者臣既言之矣其有肩挑背負者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坐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欽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在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籍之徒不務本等生理三五爲羣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商閑雜人等亦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丢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運船即行江面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着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

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巡江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亦皆遍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疏通而國家常獲其利矣

王守仁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愚竊以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得俞旨

王瓊曰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粮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御史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于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盛類解銀貯之太倉銀庫雖曰解邊備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於平時必俟空乏之而後圖

之雖庫有餘銀將焉用哉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費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糴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馬允中亦建議論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是耶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効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於彼邊量準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境餉有備而虜患無虞矣

又曰洪武中時茶鹽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部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並所中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並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賫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引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遷都

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鹽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爲南京戶部而南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糧數塡給過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部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況勘合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目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弊種出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今鑄造鹽課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部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

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塡寫鹽三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塡商名貫址並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塡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鹽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鹽法册籍記鹽課高下追理逋闕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並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妨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弊矣

陸深曰近日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聞之皆云勢要專其

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擁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蠹亦甚矣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竈以辦稅置倉以收鹽建官以蒞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轉輸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况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恩典動以百萬往參其間憑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徼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矣按今天下榷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

竈丁苦於兼幷其二則今日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晒土爲鹵煑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攤場欲煑鹵必有草場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併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煑鹽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覬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驟不可剪則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矣然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若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逋課足而鹽法不行

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述而論之

周用曰蘇州府太倉崑山常熟南連松江浙江海鹽一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松江分司虛設私鹽旣行徒黨日衆盜賊日起若先年施天泰龔騰近日黃班頭董琦董璉王棣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私繼而結黨行刼又至出海通番互相讎殺雖旋勦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衆販鹽夫今不爲之計將來禍患尤大處之之法惟在浙西鹽課流通餘鹽皆有下落使鹽徒解散方爲有益緣各鹽場俱有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松江分司鹽場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亭有浦東袁浦清村清浦四場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場內除清浦天賜堋海外實該六場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二引折一大引各肆百斤共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每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其轉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

十餘兩內二縣水鄉竈丁無徵鹽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於二縣
秋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餘
兩前項鹽課俱係竈丁出辦餘鹽卻不許變易前項無徵課銀俱係二
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鹽亦不許轉買食用餘鹽既不許賣又不許買
官司又不給價若不私相轉販何以存活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
私鹽宜塞其實商鹽未嘗不塞私鹽未嘗不通然商鹽之塞官自塞之
私鹽之通官自通之蓋商鹽以引目爲名利在營求夾帶及不繳退引
官司以盤掣爲名利在縱容夾帶又不追退引所有商鹽但求苟免捕
獲其實滲漏影射居多故謂商鹽未嘗不塞官司巡捕私鹽一向通同
作弊其實家戶多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通鹽法至此豈惟商鹽不
通併商鹽亦俱變爲私鹽各處私犯鹽徒相聚爲害難以處置所以處
置之方專在處置餘鹽且竈丁煎鹽辦課即是民戶種田辦糧民戶辦
糧餘米聽其變易惟竈丁辦課餘鹽卻作私鹽一切有禁況鹽課實出
天地自然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爲今之計莫

若將松江分司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竈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爲三限修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駐劄及時聽令商人入場收買責令總催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記另報運司查驗量爲遲速課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課出場中間若先自辦納課銀停鹽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并巡鹽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買陸路肩挑背負幷水路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夾持軍器及越過行鹽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各竈丁既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鹽許容平買必不營求夾帶其餘人等亦知餘鹽不禁轉賣必不冒法聚衆興販前項越境淮鹽無處發賣不禁自止目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爲商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戶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鹽課流通價值低賤仍聽竈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爲存積亦可漸復召商開中以備

邊儲之法或謂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來亦有不同如洪武年間煎鹽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屬官物其後鹽課立有定額其外餘鹽亦有本塲收貯給與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鹽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鹽工本旣不出於官竈丁餘鹽亦不爲收買惟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處置得宜餘鹽決無委棄之理鹽徒決有聚衆之勢官司決難去通緝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末流之弊遂至于爭民施奪誠爲可慮也

胡世寧曰各邊軍餉各賴鹽課近惟何東鹽官自賣最爲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請備述之鹽引値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糶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眞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

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卽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多夾買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朝廷爲彼三事設官秤掣委吏巡捕甚者欽勅大臣爲之整理而三者卒不能禁下至秤手邏卒旁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攖鋒此勢不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塡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爲中鹽徙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又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鹽一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儲邊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稍便宜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通令從便折銀其銀數照水鄉舊價而略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爲中制定立每鹽一引納銀幾錢遞年納限徵收解邊糴糧

或如前所言准作俸祿價銀卻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鹽引
未支若干盡撥各塲或從願改撥長蘆鹽賤處所許令每鹽一引自買
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發賣各塲置集凡竈丁有鹽客商有引者
會集一所委官監賣仍令把截塲之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
二年通買完足即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
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願煎及有
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
竈丁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
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
秤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慮待後日久事定鹽課定額止
令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爲公私之便省上下之費蓋不
一而足矣

嘉靖七年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
甘肅米價湧貴由壞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引一引輸粟

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種樹藝兼築保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今來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殭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戶輕引銀以來商賈帝嘉納之

胡世寧曰今天下生齒繁於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甚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塡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廣鬻而竈丁益勤于煎軍民得易求食其爲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

趙伸曰鹽法之行古謂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溥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鹽引頻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矣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塲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塲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家賣窩復取利銀三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情所在豈能強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宣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宣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

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大包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頭斗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課鹽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濟利病均爲欣戚行之數年卽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疋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多其轉移區

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閒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府漳西縣二處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議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淸卽其已効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卽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旱潦之間制多寡盈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旣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攙越依律治罪庶國益充用邊軍可無缺馬矣

楊一淸曰正德元年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課

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臥引鹽一錢共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支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尋牧茶馬較之先年號餘數倍顧三邊戍馬倒亡相繼支用不敷着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勢囑賄通濫收不堪馬匹不得實用及得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奏添副使一員近年以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年十五年二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塲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紘苑馬司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勘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擊挐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鹽塲卸每引仍照例收臥引鹽一錢通共每引該

得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仰依車霆所奏就池招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潦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鹽課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得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有查考所宜一切革罷弘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官輸官後因寧夏借課就邊數年怨聲載道合准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輒轉影射難再復之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議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鹽法副使提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册開報如遇各邊缺馬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茶馬可興矣

李元薦曰鹽者煑於海而不乏米者出於地而無窮以此易彼誠爲兩利且可假此以足國用民今天下漕糧運轉南北軍民困敝誠得立法

行鹽地方非粟易不可得鹽各鹽商非運米不可得引行令納粟於通州倉方准戶部支引亦如國初輸粟入邊之例行之數年商人規便趨利必且屯河南山東等地方以儲粟米或於穰歲糴米儲積通州等地以待輸納粟不可勝食矣然後會計所入之數將四百萬石正糧以漸減運而各處徵正色以實帑藏且甦南北困敝軍民誠萬世之利也

霍韜疏曰昔我太祖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利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輒棄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疲今千里沃壤莽然荊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安邊足用莫急于復太祖鹽法乎

又曰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
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
以兩淮鹵地授民煎煮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
鹽課條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
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
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爲小引七十萬有
奇然兩淮鹽額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
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
廣湖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
萬引蔘殘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
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
文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
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
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

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
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
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
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
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
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
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
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不見法
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
年恃衆往往爲刼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致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
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
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
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
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

足民亦受賜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存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塲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塲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淮納折色每鹽一引淮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塲買補夫曰本塲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士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之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稱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鹽減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

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而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爲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也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千文寵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卽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行鹽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

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塲年積轄害客商之弊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還鹽商納糧即與收授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滯鹽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督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興革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爲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塲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

給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濡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私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治絞刑不可禁過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

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烏飛止則狼踞殺人刼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耕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刼幾成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跡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懼罪畏罪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驕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流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知驅民爲盜

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暫成効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討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于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卽天下可知也

又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蓋自齊管仲以煑海收鹽利而榷法肇開桑弘羊劉晏輩率用是以助軍興迨宋景祐後西師起募商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償而鹽法邊儲遂相表裏本朝以鹽貨給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所關軍國最重舊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鹽課司不與焉統計大小引目凡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課額莫多于淮次浙次長蘆山東次福建又次河東歲終若轉運提舉司各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時會簡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

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理遠近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辦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而僞造引目及勢要挾中者法無赦其煎辦竈丁以附近殷實戶撥充優雜泛徭令歲供額課諸法令犂然具而淮浙河東則歲遣御史巡行提督之誠重之也洪武中定鹽一引納銀八分至永樂令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當是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轉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士飽馬騰緩急有備策至良也歲引初無定額已而遂有常股存積之設常股七分歲支以爲常而存積三分積鹽在場以待塞下之急增價開中越次放支於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者業今改令得並支領往皆資主客兵餉從邊庚受券不令徑納銀鹺司也納銀鹺司自弘治初司農葉淇始淇淮人爲淮商地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輕請增額准改折色徑於運司上給商便而課增上下交利

報可于是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無見鹽許本塲買補西北商自是胥內徙便轉販而邊計實肇壞于此今正引雖仍赴邊中餘課悉如淇議矣邊例報中兩淮爲主兩浙長蘆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嘉靖間酌議各邊定價一引五錢甘肅孤遠減爲四錢五分遼東本折相兼而延寧宣大固原薊州山西神池堡等邊皆本色每引支正鹽二百零五斤正支外聽商收買餘鹽三百五十斤上運司銀每引淮南七錢淮北五錢夫一引所輸邊曾幾何而例得倍收餘鹽內商挾輕貲不越戶而坐享厚息誰復衝寒冒險走窮邊開中者也邇來邊引匪近塞諸商不肯報中各邊歲一請商籍主餉計臣董厥事又往往爲權貴強有力掣其肘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卽無由中納于此故縻費滋多而報中日少邊商業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勢不得不賣引于內商內商乘其急益生市心故抑勒減若直利歸豪家囤積引目無算邊商日益困不應募往者引目未增掣消無阻自嘉靖三十二年邊事告急議開工本鹽歲三拾五萬引亜十

四年不變夫畫地行鹽地非加廣也且又割江廣八府予廣東割南陽諸州縣予河東而引額日增至于今邊引且壅閣以四百萬計矣邊商業病積引利在速掣顧什九不能自鬻河鹽而一聽内商掣盈縮内商慣居積權子母又利在少掣少掣則價自增往往與水商比周作奸或不截引角私行夾帶或乘乏堅羅倍取厚利且如淮南歲例行八單今止六單矣儀眞掣鹽所四季四掣今止兩掣矣發賣小鹽包僅八斤例價六分有奇甚且私擡至二錢許矣往留都差部院二臣石灰山關盤詰私鹽蓋淮鹽既掣分爲小包皆經數年鹵去已淨惟私販旋綑者包底滲滷必濕易辨自二臣罷差弊益滋甚而強販百艘橫行從呂西安豐等出港揚帆直越瓜儀隨地拆綑錢神所通上下蒙蔽豸史莫能鈐巡徼不復問非法也又其甚則若府衛縣巡司捕鹽兵快復且黑夜乘舟收買船戶地主所斂爬商鹽及竈戶私鹽窩囤零發而身爲盜主矣又其甚則若應天府屬額食淮鹽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引復且爲奸徒越江收買水商解鹽棄包至石灰山下燒灰淋滷擅行煎販者所侵

占而官引國課眡若弁髦矣夫治鹽猶治水也上流日湧下流不疏欲
水無氾濫胡可得也矧今宵小竊柄又復奏行新引歲增八萬九邊不
獲資供輸運司不獲充歲課朝從中貴人納銀受劵而暮即支掣弊益
滋大昔孝宗朝學士李東陽對上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云
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嗟乎害可勝道哉淮鹽所由
阻壞大槪若此若乃所聞於浙則稍稍異浙額引凡四十四萬四千七
百有零邊例報中每引費不盈二錢其運司償若直曾不關鹽而領庫
價踰年乃給始二錢已復撥領一錢八分二錢者竈丁歲所徵輸之課
名酬商銀一錢八分者出自買引內商名引價內商業得引復上官鏹
如正價額聽自買正餘鹽共三百三十斤策奇贏較淮稍捷而下場多
緪過所隱夾諸宿弊大都不殊淮獨其掣分虛實單與割沒一節弊尤
甚淮政挨單驗掣不分虛實浙鹽俱商自買補率觀望市價買不足額
半告虛單壓掣以避貴糴即實單臨掣亦且多虛往往借他單影抵匿
罪引以漸壓致壅淮所割沒上價弁贖鍰悉充公帑浙惟贖鍰聽支消

所上價不可問故淮商之逃割沒之弊在賂監掣官以免浙則官利多
割沒之弊乃在下胥吏快甲之屬百計塗上耳目割沒愈嚴夾帶愈夥
即有南北二關主盤驗相距運司遠近不齊奸商乃得賄移秤錘止秤
二三以應故事浙弊不盡此此最著若乃所聞于山東則又稍稍異山
東額掣鹽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六引每引例中邊價一錢五分二
厘比賣內商價增為一錢八分除正引應關支鹽二百零五斤又納課
三錢六分五厘二毫四絲得買補餘鹽如正鹽額又納課一錢復得買
割沒鹽四十斤而此外更有七十斤曰酬勞鹽又四十斤曰走滷鹽每
包踰六百斤乃議罰其商初自運司給領長單底簿引目下塲支買豪
且猾者往往用賄洗改司所派定上中下塲分擇善地自便越次先支
致有坐困下等塲分久不得鹽而國課因以難辦者比出塲入鹽園堆
垛有乘七八月水漲賄所官脚夫徑越關而漏掣者比入船抵洛口關
包大者至千餘斤小亦不下七八百斤委掣官類徇私不一中究又或
虛將引名申掣而臨掣則無鹽駕言陸續補數而恣意為細載其大包

[illegible][illegible]之弊較更甚于淮浙薊起告派州縣或工墊斷潛入他境就賣價入本境則又創爲挨賣不即發發必增價至倍有司甚有聽其囑託逞派里甲利歸商害乃在百姓山東弊不止此此最著若長蘆應掣鹽引歲一十八萬八百有奇弊與山東等在在諸弊大致亦相彷彿而議者獨歸重淮浙伏睹會計錄有云閩廣兩省課額無多井池二鹽塲辦亦易長蘆山東之產價廉而課常充所慮者獨兩淮兩浙耳夫淮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徵納之難兩地一律蓋淮鹽困于守支而浙鹽盛于私販利多故弊多無足異者以今相提而論出于奸商之巧牟利者什七出于諸司権吏之溺職長奸者什三要以未有極重之臣畫一之政總邊腹以制其命肅振刷以伸其法故耳夫國家所賴以助征繕給度支飭邊防而甦民困者計無大于鹺政歲所入可當租賦之半今法寖不行将庚告匱安得漠然不爲之所乎愚竊據聞見而覈實參今昔以酌中深爲經久之宜備講補偏之術以爲有三策焉一曰罷納銀以重邊儲一曰減餘額以疏積引一曰重鹺官以修實政竊稽往者著收買餘

鹽之令匪止總利權亦以通商恤竈今似難變蓋國初每竈戶歲給工
本鈔貫已而變爲官給米粟并收買其所剩鹽法皆中沮竈戶愈困私
鹽愈多不得不以隨場收買之利委之商第令竈得自鬻餘鹽濟法之
窮可也商所上餘課猶之正餉奈何不令之邊而令就運司便乎聞之
未開運司納銀事例以前諸商雖營內地視邊塞若外窟歲爲辦納糧
草荳麥計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開荒蕪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
熟年穀屢豐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值銀二錢邊以大裕以
變令而商業廢沃里爲墟虜益大入米石價五兩庚癸頻呼則今日安
邊足用之長策可概見矣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
帶中餘鹽一百引俱從各邊上納正鹽納糧仍舊額餘鹽照各運司每
包所上納價減什之一以寬商抵道理費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
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又嚴
爲令曰正鹽一引二百零五斤餘鹽俱仍照各運司所聽買補額有差
革近年大包之弊有割沒卽於正數內扣除勿令得補價帶賣各邊分

倉口中納訖仍分撥兩淮浙長蘆山東等處派塲分支買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凡積年爲商人害者把持中納者悉與革絕引到即與支鹽鹽掣即令盡賣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人爲總督屯鹽都御史以督飭勸農理鹽政駐邊腹適中地方以便控制在各鎮得鈐制部臣及鎮巡諸臣在內地得關會巡鹽御史權利病較與除如左右手運司提舉等官有不法輒白簡從事其于邊屯亟爲清理拋荒查覈侵占督責墾種徵收子粒務俾塞下有可耕之地鹽商有可糴之粟行之數年邊商日集邊地自墾邊儲可足邊備益修是爲復祖宗之上策其次則病在積引難消何以疏之使通蓋國家一切軍需歲取給于餘鹽額課邇來帑竭困虛徵督益急所在業透支四五年皆商所預輸也不速掣此而一旦悉改邊引令新舊兼支且得無中撓乎則有龐都御史之原議可覆行也先是隆慶二年淮鹽大壅都御史龐尙鵬被特命清理鵬公清居咨決策謂餘鹽夥正引必壅於是每引議減淮南餘鹽銀一錢八分所買鹽減七十斤淮

北亦如例遞減淮南每單例掣八萬五千引歲八掣淮北五萬五千引歲四掣每掣各增引鹽二萬積引頓消所爲消引附上餘課亦復足抵減額公私兩便顧內商聚而謀曰邊引數則邊商觭重懼且漸扼吾吭不惜傾貲排成議鵬既去仍行大鹽如故今匪亟復鵬議引必不可消至于淮南行鹽故地如南安贛州吉安三府歲額行鹽九萬九千餘引正嘉間兩廣兵急乏餉暫借三府改食廣鹽二十萬引每引一錢二分共計二萬四千兩八分濟邊二分充餉內該四千八百兩充廣兵餉餘銀一萬九千二百兩解部濟邊致令兩淮鹽去課存餘銀借徵由此刱今罷兵已久相應請還借地停止廣鹽以復淮鹽他如袁長寶永辰俱宜議復勿聽商便憚于遠鬻令得買塲鹽不上堆徑掣更增鹽斤以資盤剝貲是亦助消積引之一便計也他如應疏通者亦應如淮例又次則病在實政久湮何以振之使修葺自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御史分閘鹽課宣德中始令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已而任益專俾查盤清理糾治與革督察文武官吏所在設屯鹽道專勅董鹽務率所屬聽御史要

束法令具備顧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乃其官非闒茸不職者不除拜雖稍重其選而賢者恆不屑率苟且不任事監司名爲督鹽去御史窵遠禁網疎闊鮮有實政且行鹽地方遼邈非週歲不能遍歷鹽政弊竇煩夥非久任不能熟知乃鹽院巡歷僅一期月輒循例以大差行商之利病官之臧否未必深知即知之又逆知其不可久而一切以傳舍眡之毋惑乎諸司之振而易弛弊孔之塞而易開也合無比照印馬屯田事例凡知鹽院者題請明例責效三年報政用以風勵諸司至運使則以二千石充之而運司則簡任乎尚書郎之廉能者若夫運判提選等官非科目特達者不授果能治鹽有實績兩臺特薦不次陞擢以明示朝廷得人之勸其或溺職輒凜凜三尺議其後凡塲所等官有令奸商多細載者棍徒把持因緣爲奸者秤掣驗革不公清者及不待鹽數完足而據申掣者竈丁輸鹽不及額及不照官引私賣者私屯引目者引不截角統心重復影射者運司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黜凡行鹽地方鹽商不如數裝載入境覘望漁獵治在商

商入境而私增市價消引不如額治在商及牙儈有司不令商盡消額引或受囑科派民間治在有司弓兵捕役主盤詰縱大盜不問且與黨互為奸為私鹽盜藪者治在巡捕巡檢等官屯鹽道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黜官務擇人人務任事法雖貴必伸弊無小必剔吏部以此課諸司都察院以此課御史責實考成毋徒文具應故事昔劉晏之掌財賦也以為辦集衆務要在得人匪通敏精幹廉勤不任用要剔之官精擇名流勾稽之屬必委士類今誠倣晏遺意責成主者何憂乎鹽法夫物必先腐也而後蠹始生法必自壞也而弊始叢鹽法之不舉大都厲階於納銀潰防於私鹽而後寖決裂而不可收拾耳巨細兼修標本並藥圖之此其時矣或曰昔主輸邊議者不乏人率多中格且邊內商久相軋得無多不便乎是不然人情趨利若鶩利在邊走邊利在腹走腹銀盡輸邊則引額多引額多則報中便銀不輸運司則解部秤頭小腳省轉買引目費亦省內地富豪懼失買業不憚重繭營世產塞下與邊人自頡頏而邊人一領勘合赴塲親支亦兼收內地利何相軋之與有

或又曰餘課議減什一以優商歲所損何啻十萬顧不虞歲供百萬之多借觧行且不繼而虞損微額非策也且可令割沒鹽官變價以抵此額應不至貽歲會累況戶曹所省轉解諸塞水脚及道路供億費復且不貲或又曰開邊引先疏積引復罷都御史議是矣第巨豪巧圖厥私力能驅鬼哆侈之吻何所不變亂焉曰此惟國法輕而國是易淆故耳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爲夾販高皇帝大震怒曰我纔行一法乃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今誠懸重令以威不率而謂敢中撓者否矣或又曰淮故地改隸廣亦兵餉是供曷言乎可復蓋廣地半鄰海洋半囲林欝鹽法疏而所供歲額亦甚儉在海販徑得赴郡邑所僉定埠頭鬻鹽無鹽無禁十不報一而岸商徵課有成額既給引咸從埠頭轉市又往往爲徵督所逼累以故私販益夥即所轄西粵且病兼理之難令藩司特差官給價數萬歲入海南糴販下同商賈而江廣遠在嶺北法益難加況初題借僅僅給餉四千八百兩助一時急奈何令淮損販籍乎故今以爲復之便或又曰鹽法壞非自今議多罷雜屢遣專官迄無成

效夫且誰任澄清也者不知有任事者有任任事者任一耿九疇而弊竇悉清任一鄢懋卿而阻壞轉甚人非其人何云能任故曰有治人無治法知要之論也今天下亦不可謂無人簡任謂何耳抑聞之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革以今權利絜害蓋不啻百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稽弊慮終握算貴周昔宋司馬光之議新法也有不便輒為釐革獨隸國成不淆羣議今鹾政一何牽制之易而果斷之難乎蓋鹾猶途也其入彌擅其斷彌寡是必有淡然無欲之心者乃有毅然獨任之心呿乎安得廉能忠公之長當握筦持籌之寄一意為國計策長久有死無二為之北面所欣慕焉

張時徹曰管商伯者之佐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商鞅開阡陌而廢井田則壞成賦斂之以時民未甚病也仲乃課鹽筴而盡歸之官民始告病矣蓋鹽乃天地自然之利非有藉于人力也民生所資以為養不可一日闕也今專之公家厲禁日嚴而犯者日衆是阱民而殺之也如不得已計天下鹽課歲入之額加稅于戶口土田而盡弛其禁則官

省追捕而民免刑戮不猶愈乎